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陽集卷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舉人臣蔣傳馨

雲陽集卷九

元 李祁 撰

襍著

訊蟹說

客有惡蟹者得而束之以蒲坐於庭而訊之曰爾之生也微其為形也不類爾之臂雖長而攘不加奮足雖多而走不加疾而徒欲恣睢睚眦蹩躠戾朻以横行於世爾果何恃而為此吾將加爾乎熾炭之上投爾乎鼎烹

之中刳爾形剖爾腹解而支體以償爾横行之罪爾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蟹於是怒目突瞳掣足露胸喘息既定乃逡巡而有言曰噫子何昏惑眩瞀而昧於天地之性乎子之於物也何見其外而不察其內乎子何深於責物而不為人之責乎吾之生也微吾之形也不類吾又長臂而多足凡吾之所以為此者天也吾任吾性則吾行雖横亦何莫而非天哉吾任性而居吾循天而行而子欲以是責我是不知天也又吾行雖横而吾實無

腸無腸則無藏無藏則於物無傷也今子徒見吾外而不察乎吾之內是不知物也世之人固有外狠而中惡者此其內外交暴又非若吾之悾悾乎中也子何不是之責而唯我之求乎又有厚貌而深情者其容色君子也辭氣君子也衣服趨進折旋唯諾皆君子也而其中實嵌巖深幽不可窺測此又大可罪也而吾子之不之責也何居且吾之生也微故吾之欲也易足吾嚼齧藁秸適可而止飽則偃休乎蛇蟺之穴而無營焉吾又何

求哉吾之行雖横不過延緣涉獵乎沙草之上於物無損也於類無競也而吾又何罪哉吾任吾性吾循吾天而子欲加我乎熾炭之上投我乎鼎烹之中是亦天而已矣而吾又何辭焉客於是俛首失辭遽解其束而縱之江余嘗讀易至離離為蟹故蟹之剛在外又離為火火炎上故蟹之性躁而急此其得於天有不可變者人為物之靈則雖頑嚚凶辟無不可變彼不可變而不變徒欲以横行之故猶足以取惡於人況乎可變而不變

則於肆行而不悛者其取惡於人也亦甚矣嗚呼人固異於蟹也異於蟹而不自異焉又反有不蟹若者此豈不深可愧也乎予嘗聞客訊蟹事又因讀易有感欲書之未能適友人持三蟹圖来觀故為述其說如此觀是圖者苟因予說而推之其亦少有警也夫

三窮後語

予覯新安趙君汸所敘三窮之目其一曰楊伯畬一曰楊蘭谷一曰費振遠是三君者同仕星源郡中皆能以

清苦自厲其甚者至擷野菜飯脫粟以自給人咸憂其不堪而三君者不以為嗛故軍中呼為三窮一時好事者率為歌詩以稱道之誠以為今之為仕者莫不欲豢輕腝而飫肥甘以自取快足而三君者乃潔志厲操如此是誠可稱道也然予嘗竊有疑於窮字之義盖窮與貧異貧以財言窮以位言貧從分從貝貝分則貧也窮從穴從躬凡從穴皆有屈伏抑鬱之義若士之處於巖穴之下者皆是也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也以貧與富對言所謂以財言者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以窮與達對言所謂以位言者也至李克為魏文侯卜相而其言曰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歷舉而觀之則二字之義不可以一槩而施也明矣今三君者既皆登陟仕路以見用於時而振遠名蹟尤著握太守印章坐堂上走屬吏於庭威足以懾奸豪惠足以恤鰥寡四境之内莫不奔走服役以聽命於指顧之下

若是而猶謂之窮可乎吾故以為若三君者謂之居官而能貧可也謂之廉可也謂之清亦可也若謂之窮則特出於單中之號而一時之好事者遂從而歌誦之耳予年七十有三羈寒羸困不能復為文詞以譽其厲操之苦乃獨斷斷然較一字於分寸毫釐之末亦可見顛躓之甚而不知其衰耄之已極也覽是卷者倘不以予為好辯則予過鮮矣

書郝氏紫芝亭卷後

讀張仲舉諸君紫芝亭卷而知郝氏之世有餘慶也不有餘慶則紫芝之瑞曷從而致之予固知其必有餘慶也卷中述其上三世作牧持憲有善績又謂湖州公存心以仁利物以惠夫如是則郝氏之慶豈一日之積哉其積之也久則薰為太和萃為芝草亦理之自然者耳故予於此卷謂其有可稱道者三當羣兇攻逼杭城時城外墳墓發掘無遺而湖州公之墓不失抔土此其可稱道者一也紫芝之生適當墓之左莖色咸異衆芝此

其可稱道者二也凡芝之生固足以為異然苟不逢人之知不為人所賞拔則與衆草木無甚相遠令思道之於是芝也卒然相遇於丘墓之間驚喜感歎不啻若獲至寳既名亭以彰之而又能走京師謁館閣諸君請為文以記之為歌詩以形容之使是芝煜然光耀非獨有異於衆草木而且有異於衆芝焉此其可稱道者三也雖然思道之於是芝也豈直以為休徵之應而取之以為他時富貴之兆哉盖孝子之念其親也登其隴而望

則雖一草之莖一木之枝亦愛之而不敢輕毁折焉而況乎芝之出乎其類者哉是宜思道之拳拳若是而不能忘也卷中珠玉璀璨予不復敢贅一辭予獨因念錢唐西湖之勝山水甲天下而思道家於是湖州公墓於是不知近年人事風物視曏時何如至正丁亥予忝司江浙儒學仲舉奉朝廷命来鏤宋金二史於杭且命儒司官佐董其事故予得與仲舉同硯席起處者半年後三年予憂居姑蘇而仲舉再奉旨祭神海上来唁予留

宿而别予既衰耄多病而仲舉年復過予八九歲今當八十有二三矣作此記時不書年月不可考不知近年食啖言笑比向時何似此皆予之所常介然於懐者恨不及一見思道而問之故筆於此

題宋孝宗賜楊誠齋雪圖卷

楊文節公誠齋先生以清白著聞歴事四朝終始一節晩年力辭徵召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可謂與氷雪同操者也孝宗賜以此

圖其時之先後雖不可知無非欲以表其清節耳然則公之清節固皎皎乎不可尚已而孝宗之賢亦於是而見焉一時君臣相與之意不其盛哉

題宋張叔端畫清明上河圖

周氏所藏清明上河圖乃故宋宣政年間名筆也筆意精妙固自宜入神品觀者見其邑屋之繁舟車之盛商賈財貨之充羨盈溢無不嗟賞歆慕恨不得親生其時親目其事然宋祚自建隆至宣政間安養生息百有五

六十年太平之盛盖已極矣天下之勢未有極而不變者此固君子之所寒心者也然則觀是圖者其將徒有嗟賞歆慕之意而已乎抑將猶有憂勤惕厲之意乎噫後之為人君為人臣者宜以此圖與無逸圖並觀之庶乎其長守富貴也

題僧雪窓畫蘭卷

予留姑蘇時雪窓翁住承天寺日與予相往来當時達官要人往往求翁為寫蘭石翁恒苦之而予所得於翁

者凡數幅或時相過從焚香煮茶輙取雪色紙為予作摘奇擬芳小幅尤極瀟灑可愛予常置齋閣中亂来蕩失俱盡恒眷眷於懷近乃於吳君書室中見此幅位置蕭遠真此老得意筆也感念之餘就題其後

題周道士止一卷

天下之理必會於一故天下之事必歸於一一者造化之本源道德之樞要也昔之言道者曰抱一曰守一說金丹者又有所謂三五一萬事畢者至青霞高士周君

乃復以止一為號蓋學道而能止於一則非常道矣人心萬變紛紜交錯而莫知其所止者總總也苟非知道之深慕道之篤探其本源而執其樞要者其孰能知所止哉又孰能止於一哉吾於是知所敬矣

為馮永言送汪士章歸江東詩引

汪君士章從軍来禾川其始至也禾川之士相與言曰是固新安巨室其祖父多貴顯金紫輿服照耀閭里其子弟習熟聞見被紈綺而飫膏粱驕佚怠傲其能為我

輩友乎已而試日就其庭而升其堂耳其言目其色然後知士章之賢乃有大過人者士章學有源委固已深造乎道而猶慊然以為未足孜孜求之不厭處事明決與人交坦然久而益信於是禾川之士咸願與士章為友而士章以思省其親歸矣義有所不可留情有所不能已爰相率賦詩歌以贈而使雲陽李祁序之

三友贊

長松千尺生於崇岡躪躒百卉與臺衆芳唯竹與梅同

我氣味徘徊顧瞻允也其類於焉有人是求是徵爰採厥美以昜其身惟松之高唯竹之勁惟梅之清亦罔不競唯是三者其誰友之唯其友之是以似之

翔龍琴贊

龍之矯兮髙翔天門洞開兮雲飛揚羣仙結珮參頡頏天樂廣備陳清商清商流傳下土方美人意重雙明璫蓬萊瀛洲路何長金徽玉絃在髙堂

僧珠仲淵字説

禾川之秀有曰珠上人者其字仲淵予既為書二字而復請予為一言予觀諸老師碩儒反覆推究曰珠曰淵義無餘藴予又惡能復為仲淵賛一言哉然吾觀珠之所以見寶於人者以其出而見於世故人得而寶之彼夜光明月固為天下至寶向使其深藏而不之見焉則人亦孰得而寶之此珠之所以貴乎見知於世也若釋氏之説則不然釋氏往往以珠喻真如實性故欲其晦而弗耀也隱而弗彰也深藏固守而不蘄人之知之也

此則珠之在淵者然也盖珠之出而見於世則寶之者在人珠之隱而藏諸淵則所寶者在巳釋氏之教務自見性夫豈蘄人之知之哉仲淵善藏子珠毋使離於淵可也

題張天舉圖書卷

禾川張天舉書生也攻篆刻印章位置風格率不失古意一時士大夫多愛用之間嘗為予作二印予語之曰予老矣無復用意斯文恐負子印方今泰運漸回將見

氛翳開豁闢奎明耀文章翰墨宜有盛於曩時則子之精藝其見愛用於當時之士大夫者亦將不啻今日矣子姑待之

黄河清劍銘

姜達泉以黄河清名其佩劍有問之者曰子之劍一器爾於黄河乎何預達泉曰吾之所以名吾劍者夫豈拘拘焉以器為哉吾將以著吾志焉耳吾之所以為吾劍者蓋直以天地為爐以陰陽為炭鼓風雷為橐籥體日

月為光華窺之而莫知其形運之而莫名其妙此吾之所以為劍也吾之用吾劍也盖將以割利慾絶恩愛截百邪滅萬恠使吾之耳目聰明神氣炳靈溟涬寥廓合乎太清由吾身而達之天下無不可者且天下猶吾身也黄河則吾之血氣周流乎吾身者也血氣和則吾身寧黄河清則天下平吾之所以名吾劍者夫豈苟然而已哉予聞姜君言始而疑之再而思之終而信之以其言之近乎道而非徒以欺世而駭俗也故為之銘銘曰

黃河清天下平舉世溷濁滑滑勞其生疇能持寸鐵截斷黃河清猗嗟乎姜君有此黃河清黃河清天下平

雲陽集卷九

雲陽集卷十

元 李祁 撰

雜著

題畫龍

委蛇蜿蜒與時周旋放之則彌亘乎六合卷之則深潛乎九淵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蕭氏仁存堂贊并序

仁之為道大其為効也遠然茍非歷年之久遭世之變

則亦無以驗其效之遠近也廬陵曲山巖崖蕭先生緜宋科目以仁人心賦入大學上舍凡數年遭值遷革歸老於山中有元前戊子嘗創屋數間至延祐甲寅科目興遂擬為鄉校方厓蕭御史為書其扁養吾劉先生為紀其事至後戊子其孫壽春復拓而廣之又數年而兵興江南北數百里之地悉為丘墟邑居里舍蕩然罔存而先生之廬與所創之屋獨屹立煨燼草莽中若有陰扶而黙相之者壽春於是葺之以為堂而以其事語予

余蓋知其先世之澤其為効也遠乃以仁存名其堂且辭以賛之

秩秩斯堂孰搆其始在昔咸淳有斐君子思深才雄蔚為宗工擢秀藝圃蜚英辟雍國步伊阻爰復我土載經載營式獲我所我經我營匪圖我私邑有來學我膺受之仁人之心君子之澤鬼神護呵罔有隳側孰纂乃績有嘉聞孫載瞻斯堂匪仁曷存堂以仁存事繇志繼子孫承之有永無替

跋蕭如岡詩

詩貴真實不真實不足以言詩古人之詩雖縱橫自恣不事拘檢而皆實情實景是以千百載而下誦之者如親見其人親目其事蓋實情實景人心所同貫古今如一日者也今觀蕭君如岡之詩務敦篤而去輕浮近質素而遠綺靡雖以拙自命而有至巧者存豈非所謂實情實景者哉況聞如岡平昔以意度自許好周人之急成人之善凡義所當為者必力為之與人交必懇懇盡

其誠久而益信其為人如此故其詩如此余因論其詩乃併論其人焉

題楊清溪畫雪竹

竹以節名雪以潔稱非潔不足以表君子之操非節不足以表君子之貞誰其為此清溪之清

題羅朝陽詩卷

羈愁老病中得羅朝陽詩於枕上讀數篇至神罔山忽推枕而起歎曰詩道之廢久矣能如是夫豈不可與言

詩哉由是再讀以至終卷無一不可稱誦者善哉朝陽之為詩也朝陽信廬陵佳士而安成劉太史禾川吳明府又廬陵之鄉先生也朝陽既得聞劉先生之指趣以浚其源而疏其流又得吳先生為之上下評議以助其瀾而揚其波其於詩也允乎其有成矣予雖欲復為朝陽贅一詞其可得哉姑述其略以附卷後

題易子文詩卷

詩道之趣於古此世道之盛也古人不可復見而千載

之下誦其詩者猶足以想見其為人使人欣戴愛慕顧尚友於千載之上此無他人心無古今之異故也人心無古今之異則夫性情之所感音響之所會其不相合者寡矣奈何世之言詩者取足於目前習熟卑近自以為是而詩之去古日遠可勝歎哉近讀易子文詩見其格調聲韻夐與俗殊固已駸駸乎近古矣盖其性質不凡而得於師友之見聞者皆有源委故能脫棄流俗而欲追蹤古人此其所以為可尚也嗟乎世道之衰愈趨

愈下而子文之詩獨能上追古人此固可為子文喜而亦可為世道歎也

題刋陳所安文集

天馬驍騰早蜚聲於鄂渚鸞鳳伏竄竟殞命於殊鄉愛其人者多得之悲歌慷慨之餘見其文者猶惜其斷簡殘編之末此幸存而未泯尚或望其可傳必有當仁共成勝事寫之琬琰冀千載而不磨報以瓊瑶庶九京之可作

題張天全所刻天君降筆後

張君天全以積誠累行持混元教濟度羣品幽明交通神靈協賛至有託諸言語筆墨以顯於世非可誣也若吉州録事達魯噶齊諾海所述天君降於上髙之左惟能家其事尤著予覩其字體變化飛動盤欝莫知端倪有非拘拘焉執筆運肘之為者信乎其不誣也異哉賛曰

於穆天君来於帝庭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惟筠上髙厥

姓惟左受學於張靡敢或隳精神所貫天君是臨神光奪目奇芬怵心委蛇蜿蜒恍忽怪詭電擊霆奔雲騰風起惟神所書豈人之為惟人之行實神之依曰神曰人是曰一理不愧於人乃感於彼張君之學默契於天既獲靈異道斯可傳傳之者人助之者神於萬斯年聿觀厥成

草堂書院藏書銘

秘閣蕉莵麗於層霄羣公在天遠不可招聖賢之書有

圖有籍如山如淵浩不可覩矧兹蜀都阻於一隅去之
萬里孰云能徂惟兹逵可有惻斯念稽於版籍詢於文
獻北燕南越西陝東吳有刻則售有本則書僕輸肩頳
車遁牛汗厥數惟何廿有七萬載之以舟入於蜀江江
神護呵翼其帆檣爰至爰止邦人悅喜藏之石室以永
厥美昔無者有昔舊者新畀此士子懷君之仁朝承於
公夕副於室家有其傳維君之德在昔文翁肇兹戎功
建學立師惠於蜀邦維兹逵可宜世作配惠兹蜀邦罔

有內外嗟嗟士子尚其勉旃毋負於君惟千萬年

修靈泉院疏語

靈泉院山川蟠欝卓鎮西安觀音堂氣象宏深恍如南海既屢遭於兵燹盍更展於良規欲遂經營須憑喜捨一彈指頃嘯呼梓匠輪輿萬刼灰中再現虛空樓閣福田增廣香火彌隆

跋風帆圖

余嘗緜姑藴泛舟緣海岸掛帆入大江泝流而行一日

踔二三百里舟人偃息嘯歌於帆檣之下而無所用其力此舟行之快也亂離顛沛逃竄山谷不復有江湖之跡矣俛仰令昔慨然興懷近覩懋齋俞君所藏風帆圖悠然有極目千里之勢而煙波雲樹茅屋滄洲歷歷皆若向時所見令人益重懷感時殊事異安得復假風帆之便浮游江湖以求向時一日之快哉

題曠維寧思治藁

士君子懷抱材藝遭逢亂離顛沛困踣靡所底止固大

不幸然因是而拂其心挫其氣摧其英華而磨刮洗削其廉隅邊鄙之習卒之就其所已能而增益其所不能此則不幸中之尤幸者余觀曠維寧詩清潤含蓄有憂深思遠之情蓋其詩多亂離以來所作其於人情之難測世道之匪常草木之變衰山川之憔悴遇物興感觸景增懷無不於是乎見故予雖惜其不幸不得遇太平盛時無以發其春容紆餘之思而猶幸其遭逢時變得以增益其所不能況維寧齒髮方壯足以有待而治亂

之機無往不復它時海宇乂安重見太平之盛於是化

王風之黍離為周雅之鳧鷖從容咏嘆而維寧之詩益

昌矣夫豈獨如今之日而已哉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

霜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維寧其益勉之

壽芝賛

凡草木之植勾焉而萌甲焉而拆秀焉而生叢焉蔚焉

而蔽虧乎山林綿絡乎原野其名與數雖神農氏不能

以盡知盡識而唯芝也獨與常産異不根以生不沃以

榮不蕣不櫛而蓬翟蕭艾不得以蔽其美蓋以扶輿㳯泱之精蜿蜒清淑之氣蟠結勃鬱而為之故宜為和氣之符為休徵之應為達官貴人之所賞翫而自昔之翰苑名流詞林佳士亦往往形之歌辭詠歎而不能自已也惟是庚寅之歲遠山公彌誕之辰客有以芝草獻者一本而兩岐形狀秀特蓋芝之生也既與常草木異而是芝也又與常産之芝異由是衆客交口稱賛嘖嘖予乃諗於衆曰嘗稽諸仙經雜傳凡芝有五色加以紫為

六芝皆瑞草也生則有雲氣禽獸之異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黄曰金芝白曰玉芝黒曰玄芝紫曰木芝然則芝非有定名也世之好事者恒取其奇秀詭特者而謚之於是始有靈芝之名又其生時或有與吉事相符合其先後者於是而又有瑞芝之名今是芝之来也實為遂山公長年之慶尚無以名理有未愜冝命之曰壽芝可乎於是衆客欣然舉酒更賀乃囑筆徵予文以賛之遂為之辭曰

煜煜神芝靈氣所鍾含和毓粹衆芳靡同離羣而生拔萃而長結英丹崖擢秀華壤矯矯特立亭亭其姱一本茂美雙枝盤拏如雲之舒絢綵綺美如鸞之翔奮翼軒翥惟芝之生是曰匪常遇物應兆先幾呈祥聿來於庭作公壽考天實為之錫以難老既錫以壽亦昌其家玉樹葱蒨珊瑚交加升彼兕觥酌以春酒服此休嘉以介眉壽

跋王一先生懸稿

竊讀主一劉先生懋纂歎其浩博淵微敷暢精密而聖賢之心天人之學古今之變與夫人情物理委虵曲折千態萬狀罔不畢備為文為詩為雜筆累累凡數百篇無不可讀無不可愛盖先生之學其資之也深其積之也厚故其發揮著見如此盛矣哉先生之於文也嗟乎自兠亂以来江湖數千里名藩大闓率為丘墟而吾茶陵以孤壘獨存吾茶陵薦紳文物素著海内五六年間彫謝淪落而先生以老成獨存此非先生之幸實斯文

之幸也先生年雖髙而耳目視聽不少億其用力斯文固未艾也況今之求先生者又有甚於昔之求先生者歟先生多賢子若孫凡先生之文未編入者盍相與緝之以示斯文於無窮焉

譚君傳心字説

譚君繼先之號曰傳心夫心者人身之天而至理之所寓也其體虛靈洞徹可以通天地而無間其用愽大悠遠可以貫古今而不窮而其微妙發越則止存乎日用

行事之間人惟肆欲妄行無所畏忌知有利而不知有義知有巳而不知有人由是昧於理而欺於天方寸之間索無餘蘊上無以繼承先志下無以啟廸後人何莫非此心之所為哉繼先質厚而氣清學廣而行醇行乎州閭施於鄉黨凜凜乎唯恐有一毫之未善焉此其心固可以不違乎理不愧乎天矣吾聞繼先上世祖父多行義君子以忠厚起家以詩禮名世而繼先復能以祖父之心為心繼繼繩繩罔有隳墜其有光於上世也宜

矣苟由是而推之則傳之永世豈有窮哉吾見譚氏之益昌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繼先既念之矣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繼先其勉之

書烈女龍琇傳後

龍子元視余以其同年貢士劉雲章所撰烈女龍琇傳蓋其從子孟敬之女嫁為安成劉操婦遇賊李明之衆義不污而就溺者也嗚呼欲生惡死人情之常也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天性之正也全其正者為正

人徇其常者為常人士大夫之所講也然而一旦臨事變決擇去就乃或不如閨門婦女之晰而確如雲章所云可勝歎哉昔奉天竇氏女被俘不屈史氏榮而書之今琇先事定計義不辱於俘卓然貞烈殆又過焉後之秉筆者其尚有徵於斯文哉

題唐子西與游使君帖後

故宋宗學博士唐子西先生與游使君手簡詞翰精潔丞相周益公及諸老先輩題跋叙述審詳今歸周氏文

府余謂子西先生以文章名當時傳後世其大者固不啻此此特其緒餘者爾然自熙豐至今上下二百餘年風流文采猶於是而可見則亦豈尋常翰墨所可擬倫哉是宜士君子之愛而藏之也

跋怡虛清話

話者日用之常談晉人相尚清虛出入玄要而清談之習遂為一時所宗流弊至遠可畏也盖其說雖高而難行其理雖勝而無實其旨趣要歸雖灑然可聽而不可

以合聖賢之道談雖清何益哉查君某翁以其日用之間得諸聞見者刋為一編既載其事又復疏其理以示訓戒鑿鑿乎無一語之不可行無一事之不可法無非切於日用之常而不可闕於是而謂之清話其去晉人之談遠矣翁之孫宗礪溫厚純謹能守其訓持是編請余一言故為述此語使世之覽者毋以查君之清話比晉人之清談云

伯昂字說

人之材質高下有萬不齊而其志所趨向則不可以莫之審也故苟得其趨則日進乎高明苟失其趨則日究乎汙下此理之必然無足疑者王氏之子弟曰高而其字曰伯昂字書謂昂從日昂者日之升也日之初升在易為晉故其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伯昂年未弱冠神朗而氣清其材質固信美矣而凡所以資其材質之美者入而游乎庭則有賢父兄焉出而就乎壁則有良師友焉由是而益志於學守先聖之格言慕

古人之大業毋茍同於俗毋私徇其情如是而益加勉焉則其德之新也將有如日之方升而漸進乎髙明廣大之域矣他日所就其可量乎雖然此理之有取於日者然也而天下之物亦莫不皆然喬松聳壑而昂霄則衆木之叢而附者不足稱也野鶴颷風而孤立則羣雞之俛而啄者不足數也此又物理之出乎其類而拔乎其萃者也伯昻而無志於此也則已如有志焉宜於是乎勉之庶無負乎子之字

海觀字說

海天下之大物也然人知海之為大而不知其所以為大故善觀海者必觀其所以為大者焉今夫海測之而莫知其深望之而莫知其廣舟之航之而莫知其所底止是固可以為大矣觀者於是苟徒見其廣見其無所底止而曰海之大也如是是可以廣吾見矣吁若是者豈為善觀海者哉天下之物小以受小大以受大小受者受小名大受者受大名抉潢汙行潦之量而與之議

洞庭彭蠡夫且不可而况於海乎盖天下之能受者莫如海物之大者莫如海知所受則可以知其大矣不然則知其大而不知其所以大夫何取於海哉吾宗弟字海觀欲氣而欲求天下之竒聞異見以廣其觀余甚期之而猶恐其所觀之不得其術則徒知海之為大而不切於巳故復為之説焉今而欲盡夫觀之之術其必因海之不擇細流也而知一言之微一行之小在巳者不可以不謹在人者不可以不容因海之含汙納纖也而

知禍福之来榮辱之至是非得失之交集乎吾前者不可以不順受因海之汪洋浩汗而不自足也知義理之無窮學問之無盡而吾之所以用吾力者不可以不孜孜焉夫如是則觀海之術於是乎在而不為徒觀矣中庸曰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非吾弟夫誰望哉

重修靈泉院疏語

靈泉寺僧將持疏以謁諸檀那求重建佛舍僧房以復

其舊而請危行老人題其端老人謂今之人雖遭逢世變然自州閭鄉黨無貴賤高下咸有室廬以安其身以庇其家人其大者則甍連棟接壯麗瑰偉無不如志乃獨使佛菩薩無莊嚴供養之地諸比丘無優游棲息之所於人心宜有所未安試持疏以往以吾言告之將見次第圓成種種具備他時爐烟鐘鼓祝頌讃揚福田利益豈可量哉

跋賀元忠遺墨卷後

亂来顛頓轉徙幾不自聊然猶喜訪故家遺編斷簡庶幾猶見一二舊時流風餘韻而每不可得近乃得故人賀君元忠之仲子某所藏其先人手書一卷盖因離亂散失再三購求而后得之者也余觀其字體精妙詩思超軼反覆舒展慨焉興懐因念予平生宦游多在兩浙而元忠亦然曩余在婺源時浙省請預貢試既出院乃知元忠適在財賦都府驩會之情傾倒之意磊落豪宕亦豈知有今日哉卷中詩凡二十首如信河如釣臺如

常山道中八里莊濟上之類皆余所嘗經行者如會稽之蓬萊閣鏡湖亭京口之金山寺則亦余之所嘗登覽而賞翫者也凡所至亦嘗間以小詩紀之今其稿皆無一字存者而元忠此卷乃失而復得則以元忠之有子也又卷中所書陳大卿文一篇全述張小山詞因記余在浙省時領省檄督事峴山坐驛舍中張率數吏來謁一見問姓名乃知其為小山也時年已七十餘匿其年為峴山幕僚遂與坐談笑仍數數来驛中語數日乃別

別時復書其新詞十餘首來餞其詞稍雅正非近世所傳妖淫艷麗之比故余亦頗惜之今此詞亦不復存感念今昔忽忽如夢嗚呼元忠已矣而後死者猶靦焉以視人果何為哉果何為哉雖然元忠已矣而此卷獨存故家之流風餘韻猶幸可見賀氏子弟宜世寶之

跋周益公譔王率齋墓銘後

余讀是誌銘而知富貴之不足道也夫居士以一布衣而其文章學問能令當時諸先輩稱譽推重如此死又

得周文忠公銘可以不朽世之居公卿位震耀一時而名與聲俱泯然與草木同腐視居士為何如哉

洞淵靈壇后土玉主銘

洞淵閣靈跡顯著厥有年矣今又得宋道君所書后土玉主於廬陵之王氏衆咸曰異哉是不可以無銘迺使來請銘曰

崑山之英扶輿之精寶氣四達絪緼孚尹在昔宣和躬修靜默煌煌后祇享祀蠲潔爰制斯玉以禳以祈藏之

名山以昭景鰲山君護呵無敢不秘匪玉之竒維神之賜迺啟靈貺托之於人再拜稽首来獻其珎邦人聚觀踴躍驚喜宸翰飛揚雲騰霧起罕聞自昔昉見於今是曰帝祉疇敢不欽鎮之壇壝允也為貴玄教之祥宗風其昌

劉子行字箴

安成劉君仲賓之子文用字子行余既為書二字復為辭以箴之其辭曰

君子之道實維其時用舍行藏隨其所之用之在人行則由巳勿悖於時勿違乎理藏之於身待用而行有蘊斯發有貞斯亨平平康莊無險無陂坦然由之無遠弗至最哉士子敬之慎之我言匪耄爾行勿疑

王廣徵字賛

天下之理有顯有微顯者易覩微者難推而凡於醫理極深突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惟兹王君洞析玄覽無闇弗察有隱斯闢人之有疾是究是徵内覩脉理外察形

神技以七劑効若神速行之州閭取信侯牧藝本於理而況於醫惟醫之良在乎廣微微既究廣道乃昭朗君子體之如指諸掌

題范富二公手帖

右范富二公手帖通一卷巴西鄧先生舉石徂徠詩中語題其後方徂徠作詩時范公適自陜西還朝道中得詩撫股太息至有壞事之語其後范公為𠫭政富公為副樞范公主西事富公主北事二公方協心殫慮興太

平而飛語上聞羣姦得志於是二公皆以宣撫出矣原其釁始實由此詩蓋以夔契比范富而以大姦斥夏英公諸人宜其日夜腐心切齒思有以報凡可以中傷君子者無不為之又況君子與小人共事則小人必勝而君子必危蓋君子務盡其在已者進退榮辱一歸之天道不可行則引身而退若范富二公之辭位而出是也彼小人貪位固祿躁進妄求不得志則不已此其所以常勝也歟由是觀之則是詩也大則有以激當時之變

使范富二公不得以安其位小而不足以庇其身幾於剖棺發塚則亦何所利哉雖然是詩之作使天下後世知君子小人之分如白之於黑如渭之於涇如神龍之於蝘蜓至今讀之猶竦然知所勸戒則亦未可苟訾也因從范静翁先生讀此卷故併論之以續鄧語後

書陳氏家譜後

至正八年冬余以叅政蘇公天爵命行淛水西訪求衣冠世族公意葢欲萃為一書以著詩書悠久之澤甚盛

心也越明年春正月乃至吳門首得陳氏家譜閲之陳氏之先繇吳興遷長樂凡十有三世而遷延平又八世至尚書公而始大亦可謂遠也已矣後世擢髙科躋膴仕者累累有人散居浙江纓簪相屬又可謂盛也已矣若譜序所稱尚書之功蹟朝議之德政諫議之忠節又陳氏之光顯絶特者諫議公平生攻斥奸黨如嚴霜烈日不可干犯而於兄弟極為友愛伯氏早世撫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成初奏補恩澤舍巳子而先伯父之子

噫君子之用心固如此也盖君子之心仁厚寛廣兄弟之子視猶已子初無彼此之異今觀陳氏之譜自尚書公而下愈分而愈盛愈久而愈彰詩書之澤纓簪之懿至於今而未已則天之所以福陳氏者為何如耶尚書之十世孫權字以巽諫議之八世從孫也聰敏篤學修謹有文能世其家業不墜出所藏諫議奏藁及家譜示余余既録其譜以復蘇公且書此以荅以巽云

題干氏封贈碑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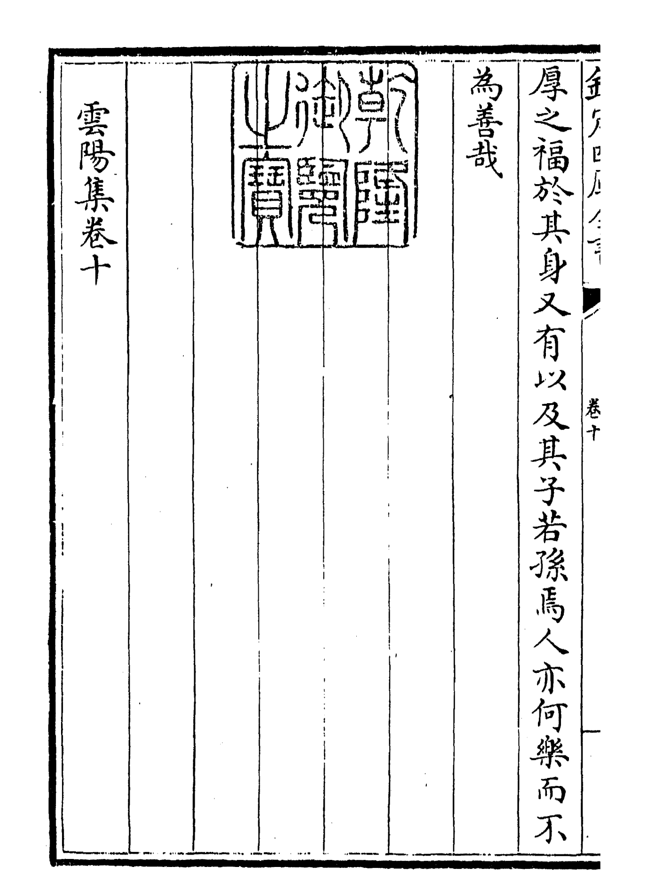
尚書干公登第時祁方勉强就學間嘗竊誦公之文而歆慕之如是者既有年其後幸叨末第佐婺源而公已去守矣凡公政令之施規橅之略雖獲竊窺一二而猶以未及一見公為恨如是者又有年既而公主浙江文衡祁亦列職簾外比出院乃得見公賔館中氣須𩨛傑言議緐讜稱其為文章政事者也於是向者歆慕之心願見之意始得以少慰焉今年春祁以公事来吳門復見公於私第乃得讀翰林歐陽公所為公贈封二代碑

銘又知公之晚年所以享優游盛大之福而子子孫孫繩繩而未已者盖有非一日之積矣積之也厚則其發之也必宏祁於公夫何羨哉竊獨羨夫卷中所題自歐陽公而下若中書張公中丞許公祕監黄公凡四人與公而為五昔延祐初科進士皆位通顯皆負天下重望圭璋炳煥輝映後先可不謂之盛歟敬仰高風邈如霄漢噫安得後來科目之得人復有如延祐初元之盛如此哉

題方寸地說

余與段君篤脩相聞久矣及來姑蘇見其明爽暢達言議偉然又有其子若孫皆雋秀敦雅足以繼其志而亢其宗意其得於天者必有異乎常人也及得虞揭諸公所為方寸地卷觀之然後知其所得於天者蓋在乎此人之所以為善與不善而子孫之賢否家業之盛衰繫焉推其所由皆於此乎判今觀篤脩之所得於天者如此其厚則其方寸之所存從可知矣由念之善而享豐

厚之福於其身又有以及其子若孫焉人亦何樂而不為善哉



雲陽集卷十